

罗斯金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Ruskin
Essays
in Prose*

百花文艺出版社

罗斯金散文选

[英]约翰·罗斯金 著 沙铭瑶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8 1/2 插页 4 字数 175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5306-2405-9/I·2147

定价:12.90元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总目

英 国 部 分

- | | | | |
|------------|-------|-------------|-------|
| 培根随笔选 | | * 卢卡斯散文选 | 孟 修 译 |
| 斯威夫特散文选 | | 比尔博姆小品选 | |
| 兰姆散文选 | | 罗素散文选 | |
| * 哈兹里特散文选 | 沙铭瑶 译 | * 切斯特顿散文选 | 沙铭瑶 译 |
| * 德·昆西散文选 | 黄绍鑫 译 | * 毛姆随想录 | 俞允咏 译 |
| * 拜伦书信选 | 王昕若 译 | 林德散文选 | |
| 萨克雷散文选 | | * 福斯特散文选 | 李 辉 译 |
| * 罗斯金散文选 | 沙铭瑶 译 | * 伍尔夫日记选 | 宋炳辉 译 |
| * 赫德逊散文选 | 林 苻 译 | * 劳伦斯散文选 | 马 澜 译 |
| * 史蒂文生游记选 | 倪庆伉 译 | * 曼斯菲尔书信日记选 | |
| * 小泉八云散文选 | 孟 修 译 | | 陈家宁等译 |
| 萧伯纳散文选 | | * 赫胥黎散文选 | 孟 修 译 |
| * 史密士散文选 | 主 万 译 | * 普里斯特利散文选 | 林 苻 译 |
| * 高尔斯华绥散文选 | 林 苻 译 | 奥威尔散文选 | 董乐山 译 |

法 国 部 分

- | | | | |
|-----------|-------|-----------|-------|
| 蒙田随笔选 | | * 斯丹达尔散文选 | 许光华 译 |
| * 帕斯卡尔散文选 | 李平沅 译 | * 米什莱散文选 | 徐知免 译 |
| * 布丰散文选 | 范希衡 译 | * 雨果散文选 | 郑克鲁 译 |
| * 卢梭散文选 | 李平沅 译 | 乔治·桑散文选 | |
| 夏多布里昂散文选 | | * 波德莱尔散文选 | 怀 宇 译 |

- | | | |
|----------|-------|------------|
| * 都德散文选 | 朱 梵等译 | 普鲁斯特散文选 |
| * 莫泊桑散文选 | 王观群 译 | 莫里亚克散文选 |
| * 列那尔散文选 | 徐知免 译 | 萨特散文选 |
| 罗曼·罗兰散文选 | 郑克鲁 译 | 加缪散文选 |
| 阿兰散文选 | | * 罗兰·巴特随笔选 |
| * 纪德散文选 | 罗国林 译 | 怀 宇 译 |

俄 国 部 分

- | | | | |
|--------------|-------|--------------|-----------|
| 阿克萨科夫散文选 | | * 蒲宁散文选 | 戴 聰 译 |
| * 普希金散文选 | 谢天振 译 | * 勃留索夫日记钞 | |
| * 果戈理散文选 | 刘 麟 译 | | 贾植芳、任一鸣 译 |
| * 屠格涅夫散文选 | 张守仁 译 | * 普里什文随笔选 | 非 琴 译 |
| * 陀斯妥耶夫斯基散文选 | | * 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选 | |
| 刘季星、李鸿简 译 | | | 潘安荣 译 |
| 托尔斯泰散文选 | | * 阿斯塔非耶夫散文选 | |
| 洛扎诺夫散文选 | 戴 聰 译 | | 张大本、陈淑贤 译 |
| 契诃夫散文选 | 汝 龙 译 | * 卡扎科夫散文选 | 非 琴 译 |
| 高尔基散文选 | | | |

德语国家部分

- | | | |
|----------|-------|------------|
| * 歌德散文选 | 陈宗显 译 | 托马斯·曼散文选 |
| * 席勒散文选 | 张玉能 译 | * 黑塞散文选 |
| * 叔本华散文选 | 绿 原 译 | 张佩芬 译 |
| * 海涅散文选 | 钱春绮 译 | * 茨韦格散文选 |
| * 尼采散文选 | 钱春绮 译 | 钱春绮等译 |
| 里尔克散文选 | | *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 |
| | | 叶廷芳、黎 奇 译 |
| | | 伯尔散文选 |

日 本 部 分

- | | | | |
|-----------|-------|-----------|-------|
| * 德富芦花散文选 | 陈德文 译 | * 岛崎藤村散文选 | 陈德文 译 |
|-----------|-------|-----------|-------|

* 永井荷风散文选

陈德文 译

谷崎润一郎散文选

陈德文 译

芥川龙之介散文选

* 川端康成散文选

* 东山魁夷散文选

文洁若 译

叶渭渠 译

陈德文 译

美国部分

欧文散文选

* 爱默生散文选

霍桑散文选

梭罗散文选

惠特曼散文选

姚暨荣 译

* 马克·吐温幽默小品选

* 布罗斯散文选

* 福克纳散文选

怀特散文选

* 斯坦贝克日记选

叶冬心 译

林 葶 译

申 奥 译

邹 蓝 译

拉美部分

* 达里奥散文选

* 米斯特拉尔散文选

博尔赫斯散文选

刘玉树 译

孙柏昌 译

* 聂鲁达散文选

帕斯散文选

略萨散文选

江志方等 译

其它

[意大利]达·芬奇散文选

[丹麦]克尔凯郭尔散文选

* [印度]泰戈尔散文选

[比利时]梅特林克散文选

* [加拿大]里柯克小品选

吕同六 译

白开元 译

萧 乾、文洁若 译

[西班牙]阿索林散文选

* [黎巴嫩]纪伯伦散文诗选

[南斯拉夫]安德里奇散文选

[波兰]伊瓦什凯维奇散文选

[波兰]米沃什散文选

吴 岩 译

易丽君 译

* 为已出或即出之书。

内 容 提 要

罗斯金是英国 19 世纪独树一帜的散文作家、艺术评论家。他的散文长于说理,精于分析,工于描绘,作品内容大多是对人生、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等重大问题及现象的思考和评述,其深邃的思想,非凡的气度,鲜明的爱憎,博大的情怀往往使人在获得教益的同时而生发高山仰止、大河奔流之慨叹。

本书从罗斯金的代表作《芝麻与百合》、《野橄榄王冠》以及《现代画家》等著述中选译了部分经典之作,共计 10 篇。

目 录

芝麻与百合

芝 麻

——谈国王的宝藏..... 3

百 合

——谈王后的花园 59

人生的奥秘及其技艺 98

野橄榄王冠

工 作..... 139

交 易..... 170

战 争..... 198

《现代画家》及其它

阿尔卑斯山的天空：日出到日落 237

感情的错觉(选段)..... 241

大地面纱..... 245

19 世纪上空的暴风雨 251

译后记..... 267

芝 麻

——谈国王的宝藏

你们每人将分得一块芝麻饼——和 10 英镑。

——琉善《渔夫》

今天晚上我要做的头件事就是请求你们原谅这个含糊不清的标题，而讲演的主题就是在此标题下公开宣布的。因为，说实在的，我并不准备谈国王，这是众所周知的统治者，我也不准备谈宝藏，这意味着财富；而是谈完全另外一种国王和另外一种财富，跟一般所说的迥然不同。我甚至本来打算请你们暂且不假思索地留意听我讲，而且（如有时一个人请朋友去参观一处他酷爱的风景那样）把我最想展示的东西隐藏起来，尽管我采用的手法还不够狡猾，直到通过蜿蜒的小径突如其来地到达了那景色最美的地点。可是我也听见那些经常作公开讲演的人士说，讲演者事先不提供话题的线索，听众要努力听他讲下去，那是再令人疲倦不过的事——因此我马上就把这张很轻的面具揭开，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我要对你们讲的是关于书中隐藏的宝物；我们寻找它们的方法，和如何便会失去它们。多么

严肃的题目，你们会说；而且是多么广阔的题目！不错，非常广阔，我简直用不着费力去用指南针了。我只试图向你们指出几种关于读书的简单想法，这些想法一天深似一天地苦恼着我，因为我注意到公众对日益扩大的教育手段，以及对相应地在各种水平上日益扩大的文学灌输方式所持有的那种看法。

恰好我跟包括不同班级的青少年学校有实际的联系；我接到许多家长来信，谈到他们孩子的教育问题。在这些大批来信当中往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家长——特别是当母亲的——心里，“生活地位”的想法比其他所有思想都占着优先的地位。“那种适合某某生活位置的教育”——老是这句话，这个目标。就我所知，他们从来不寻求这样一种教育，它自身就是良好的教育；甚至抽象的正确训练这一概念似乎还很少有作者能够达到。可是这样一种教育，“它能使我儿子身上穿一件好外衣；它能使他在装着双门铃的房门前接来客门铃时满怀信心；它最终还能使他在自己的房子也安装上双门铃；——一句话，它能指引人在生活中节节高升；——这件事是我们跪在地下祈求的——也是我们所祈求的全部。”家长的头脑里从来没想到可能还有这样一种教育，它本身就是在生活中节节高升；——它跟死亡中可能节节“高升”的情况截然不同；而这个根本性的教育还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容易获得，或接受，只要他们一开始就是正确的；同时用任何代价或任何努力都不可能获得，假如他们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话。

的确，在这个最繁忙的国家里，人人心中最流行和最有效的信念中，我想第一个——至少是最坦率地被承认，而

且作为最适合于刺激青年努力而被提出来的——就是这个“在生活中节节高升”的信念。我可否请你们跟我一道考虑一下，这个信念实际上包括些什么，它应该包括些什么？

实际上，在目前，“在生活中节节高升”就是指在生活中出人头地；获得一个地位，人人都将一致承认，是受尊敬或光荣的事。我们，一般说来，并不把这种节节高升理解为仅仅是赚钱，而是赚了钱又为人所知晓；不是完成伟大的目标，而是完成之后又为人所看见。总而言之，我们指的是满足我们对赞扬的渴求。那种渴求，假如说是高尚人士的末一个弱点，那么同时也是意志薄弱者的头一个弱点；而且大体上也是普通人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量，因为人类最大的努力往往可以追溯到对称赞的酷爱，正如人类最大的灾祸往往可以追溯到对享乐的酷爱一样。

我并不准备对这种推动力加以攻击或辩护。我只是要求你们觉得它是如何置根于努力之中；尤其是在所有现代的努力之中。正是虚荣心的满足，才刺激我们辛勤工作和安稳休息；它如此密切地触及生活的原动力，因此虚荣心受了伤，我们总是说（真正地）伤到了致命的程度；我们称之为“丢脸”，使用的说法也跟我们对身上坏死的和久治不愈的伤口所使用的说法一模一样。虽然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可能是医生，懂得这种激情对健康和精力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但我想大多数诚实的人都知道，而且会立即承认，这种推动力的指引对他们倒是一种动机。水手，一般说来，渴望当船长并不只是因为他驾驶船只比船上其他水手更熟练。他想当船长是为了他可以称为船长。牧师通常想当主教不只是因为他相信，没有其他人能够像他那样坚

定不移地指引教区度过困难。他想当主教主要是为了他可以称为“主教大人”。君主通常想扩大本国版图或占领一个属国并不是因为没有其他高踞王位者也能治理国家；而主要是因为他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子民都能称呼他“陛下”。

这么说来，生活中节节高升的主要概念既然是这样，那么它的力量，对我们大家来说，按照各自的地位，就可以运用于特别是这种高升的次要结果上，就是所谓“进入上流社会”。我们要进入上流社会不是为了拥有它，而是为了我们可以在其中为人所看见；我们关于“上流”的概念首先取决于它的引人注目。

假如我暂时停下来向你们提出一个恐怕你们会认为是不礼貌的问题，你们能原谅我吗？我发表讲演的时候，要是没感觉到或知道听众究竟是赞同我还是反对我，那我就根本无法讲下去；在一开头，我对赞同还是反对并不十分介意；不过，我一定要知道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眼下，我很愿意了解一下，你们是否认为我把公众行为的动机定得太低了。我今天晚上决心要把动机定得很低，以便让大家都承认这或许是可能的；因为我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时，每当假定一点诚实，或慷慨，——或通常称之为“美德”的东西——可以指望成为人类行为的一个动机的时候，人们总是回答说：“你不要指望那个，那不是人类的天性，你不要指望有什么是人类共同的东西，除开贪婪和嫉忌之外；从来没有其他感情能对他们发生影响，除开偶尔一次，和在生意以外的事情上。”这样，我今天晚上开始把动机放在最低的一级上；不过我定要知道，你们认为我这样做是不是正确。因此，凡是承认爱赞扬是人们通常追求高升时心里

最强烈的动机，而老老实实想完成任务则完全属于次要的动机的，我请这些人举手。（举手的约十余人——听众中部分人不明白讲演者是认真的，部分人则羞于表示意见。）我是非常认真的——我确实很想知道你们的想法；不过我可以提出相反的问题来加以判断。凡是认为完成任务通常是第一位动机，而爱听表扬则是第二位动机的，请你们举手，好吗？（据报道有一人举手，他在讲演者身后。）很好，我看出你们是赞同我的，而且认为我的起点还不太接近地面。现在，不再向你们提出问题，我且大胆假定你们承认完成任务至少是第二位或第三位的动机。你们认为，大多数人在渴求高升的过程中想做些有用的事，或取得实际的好处，确实是一种现存的附带想法，尽管是第二位的。你们会承认，相当诚实的人渴求地位和职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那是带来利益的一种权力；他们宁肯希望跟有头脑的、消息灵通的人士交往，而不愿跟蠢才和无知的人往来，不论有人看见他们跟有头脑的人士一道与否。最后，还有朋友的可贵和同伴的影响这些普通道理不用费工夫重复了。你们无疑地会承认，按照我们真诚希望朋友是真正的朋友，同伴是聪明的同伴——而且按照我们选择二者所表现的真诚和审慎，我们将来一般都会有机会得到幸福和好处。

然而，假定说我们既有愿望又能明智地好好选择我们的朋友，我们当中有这种权力的人是多么少啊！或者，至少就大多数人而言，选择的范围又是多么局限啊！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交往都是由机会或需要来确定的；总是限制在狭小的圈子里。我们不可能认识我们愿意认识的人，而我们认识的那些人，我们又不能在迫切需要他们的时候请来

身旁；人类智慧中的高层人士，对于下面的普通人只是暂时和部分地敞开的。碰上好运，我们可以一睹伟大诗人的风采，聆听他谈话的声音；或者向科学家提出问题，并获得善意的回答。我们也可以占用内阁成员 10 分钟时间进行交谈，而得到的回答可能比沉默还要令人难堪，因为那些话是靠不住的；或者一辈子当中抓住一两次特殊机会能在公主经过的路旁抛掷花束，或瞥一眼女王的善意的目光。然而这些短暂的机会我们却贪婪地渴望着；我们花费多少岁月、激情和精力所苦苦追求的不外乎就是这些；与此同时却有一个社会对我们是持续敞开着的，那里的人随我们想谈多久就谈多久，不管我们的地位还是职业；——他们会选用最好的词语跟我们交谈，谈他们心里最关切的事情。这个社会，因为人数非常众多而且非常文雅，可以整天守候在我们身旁——国王和政治家都耐心地逗留不走——他们不是准许而是争取广大听众啊！而且就在平常摆设的、狭小的接待室里，就在我们的书架上，——我们对他们却并不重视——也许对他们整天说的话一个字也不听呢！

也许你们会告诉我或在心里这样想：我们对这些乞求我们听他们谈话的高尚人士怀着反感，而对所要寻求的那些鄙视我们或无可教育我们的、可能是并非高尚的人士却怀着热情，理由是基于这一点，就是我们能看见活人的面孔，而我们渴望认识的是他们本人，而不是他们的言论。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假定你根本不可能看到他们的面孔，假定可以把他安置在政治家的密室或君主的寝室里的屏风后面，难道你不乐意倾听他们的谈话，尽管你被禁止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当那屏风小一些，不是折成四扇，而是两扇

的时候，当你可以躲在构成书籍的两块封面的后面，一整天谛听的不是最高智者的随意漫谈，而是经过研究、经过决定、经过选择的讲演的时候——这样地位的接见，这样高尚的顾问班子，你却加以鄙视！

可是你们也许会说，正是因为活人谈的是眼前的事情，而且对你们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你们很想听他们的谈话。不对；不可能这样，因为活人本身用文字告诉你们眼前的事情比用随便的谈话要好得多。不过我也承认这种动机确实对你们有影响，因为你们宁可要迅速而转瞬即逝的文字，而不要缓慢而持久的文字——它适当的名称就叫书。因为所有的书可以分为两类：一时的书和永久的书。请注意这个区别——这不单单是质的区别。不能持久的书不单单是坏书，而且还有好书。这是种类的区别。有一时的好书，和永久的好书，也有一时的坏书，和永久的坏书。我必须把这两类书解释一番，然后再继续讲下去。

那么，一时的好书——我不是谈坏书——不过是某人的有用或愉快的谈话，你除了这个办法外便不可能跟他交谈，这是为你印刷的。它往往非常有用，告诉你一些你必须知道的事情；它往往非常愉快，如同跟一位有头脑的朋友当面晤谈一样。有生动有趣的旅游杂记；有善意而机智的问题讨论；有用小说形式写成的生动故事或言情描述；有过去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的确凿可靠的记实故事——所有这些一时的书，随着教育的普及正在我们中间大量增多，它们形成当今时代独有的特征和产物，我们应当对它们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假如没有好好利用它们则应该对自己感到十二万分惭愧。不过，假如让它们占据了真正书籍的地位，

那就是对它们最糟不过地使用了；因为，严格说来，它们根本不算书，只是印得精美的信件或报纸而已。我们朋友的来信，今天看来可能很愉快或很重要，它是否值得保留却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报纸可以完全适合于早餐时阅读，但肯定不是一整天阅读的东西。因此，一封长信告诉你去年某处的旅店、道路、天气的有趣情况，或告诉你一段开心的故事，或告诉你某某事件的真实情况，不论它偶尔有无参考价值，这封信即使装订成册，就书的真正意义而言，它根本不算“书”，而且就阅读的真正意义而言，它也不是供“阅读”的。书，根本上不是口述，而是笔写的东西；而且笔写的目的不单是沟通信息，而是要流传久远。口述的书印成册子，只是因为作者不可能同时对着成千的大众讲话；假如他能够的话，他就会这样做——书不过是他声音的扩大而已。你不可能对身在印度的你的朋友讲话；假如你能够的话，你就会这样做；你便代之以书写，因而那不过是声音的传送而已。然而书的写作不单是为了扩大声音，不单是为了传送声音，而是为了保存声音。作者有话要讲，他认为那些话是真实的，有用的，或又有裨益又优美。而且就他所知，至今还没有人说过；就他所知，也没有其他人能说得出。他必须说出来，而且说得明白易懂，富于韵律，假如他能够的话；无论如何要说得明白易懂。在总结一生的时候，他发现这一点对他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或几件事；这一点真知识或真见解是他分享的阳光和大地允许他所掌握的。他很乐意把它永远记录下来；假如可能，他还会刻在岩石上，他会说：“这是我最好的一部分；至于其余部分，我吃啦、喝啦、睡啦、爱啦、恨啦，都跟别人一样。我的

生命以前像水蒸气，而如今不是了。可是这一点是我看到的和知道的；我的这点点东西可值得你铭记在心啊。”这就是他的“写作”；这是他在渺小的人生当中，由于多多少少获得了真正的灵感而撰写的铭文，或经文。那就是“书”。

也许你们会想从来没有书是这样写成的吧？

可是，我再问你们，你们是否真的相信诚实，或真的相信善良？或者你们是否认为智者决不会有诚实和善良的品质？我希望，我们当中绝没有人如此不满，竟会有这种看法。好，一位智者诚实而善良地不论完成了什么工作，那件工作就是他的书，或艺术品。其中总会混杂着不好的片断——粗糙的、多余的、伪装的东西。可是，假如正确地阅读，你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那些真实的东西，而那些就是书。

这种书，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人物一直都在撰写——伟大领袖、伟大政治家和伟大思想家。所有这些书都供你们选择；而人生却是短暂的。你们以前听说过这种话；然而你们估量过、规划过没有这短暂的一生和它的可能性？你们知道吗，假如读这本书，就不可能读那本书——今天丧失的，明天就不可能再获得？当你们可以跟王后和国王交谈的时候，你们还去跟女仆或马僮闲聊吗？当这个永恒的宫廷随时都对你们敞开着，其中的社会如同整个世界那样广大，其中的人如同日子那样众多，有各地方、各时代的精选人物、权威人士，这时你们还自鸣得意地认为自己是怀着自己应受人尊敬的要求，挤开普通人群到这里看歌剧，到那里要求接见？那个宫廷你们可以随时进去，在那里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得到学位和军衔；一旦进入那里，你